

黑河的冬

■向勇 李翔宇

国防纪事

小雪节气刚过，边境城市黑河迎来入冬后第一场大雪。一辆巡逻车压着积雪，喘着粗气艰难爬行，高高卷起的雪花飞腾四散。巡逻路蜿蜒寂静，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的戍边故事，无声地印刻在没人远方的车辙中。

—

黑河每年有180余天冰霜期，冬天最冷时湖面气温低于零下50摄氏度。从湖南常德入伍的警卫工化连下士张长森，入伍时得知要奔赴东北军营，一蹦三尺高。他羡慕北方的冬天，能堆雪人、溜冰。

黑河的冬来得早，10月，第一场雪飘洒而至。雪还没停，张长森就跑出室外。任凭老兵怎么劝，也阻挡不住他兴奋的脚步。渐渐地，他感觉到越来越冷，风吹脸庞痛到麻木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刺骨的冷把满脸沮丧的他逼回室内。

体能训练，虽然戴着防寒面罩，但张长森冻得鼻尖发白、鼻涕直流。射击训练，手指预压冰凉的扳机，不一会儿指尖就失去知觉，放在嘴里连咬几下都没有感觉。实弹射击，每扣动一下扳机，扳机回弹打得指尖钻心疼。5发子弹射击完毕，不论怎么揉都减缓不了手的疼痛。看着班长气定神闲战胜寒冷的样子，张长森怀疑班长穿的衣服和自己不一样。经过验证，班长并没有多穿。“班长能行，自己也一定行！”张长森坚定地冰雪挑战，在天寒地冻中加强训练。

经过两年历练，张长森成为像班长那样“耐冻的兵”。今年，面临军士选晋，张长森决定继续服役。他说：“苦地方、冷地方才是磨炼意志的好地方。”

雾凇冻结在树枝上形成雾凇美景，水冻结在人身上是什么情景？2021年12月15日晚，某连官兵在巡逻途中，发现辖区某重点管控地段架设的数公里边境设施，被冰层底下翻上来的江水淹没，若不及时打捞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江水还在上涌，形势紧急。指导员黄红波带领巡逻组成员毫不犹豫跳进刺骨冰水中打捞。20多名干部、骨干组成党员突击队奔赴现场，开启车灯、打着手电冲锋陷阵。气温已达零下36摄氏度，冰水灌入鞋中，寒气瞬间从脚底涌向全身，裤腿很快结冰。双手被尖锐的铁丝网刺破，流出的血很快凝固。奋战3个小时，他们硬是把边境设施全部拖拽到安全地域。

回到连队，部分官兵的腿已失去知觉。硬邦邦的冰冻在身上，裤子都脱不下来。事迹一经报道，令很多网友泪奔。有网友评论：雾凇美，美不过一双双挂着冰碴儿的脚；冰虽寒，冻不住边防军人的腔热血。

二

对于黑河的冬，上等兵董能龙有一番痛彻的领悟。2021年冬天第一场大雪降临时，浑身发料的董能龙踏雪下连。老家在贵阳的他，从没见过这么密集的雪。洁白的雪让他激动，却容易给眼睛带来疼痛，他要时时刻刻避免雪盲症的侵袭。刺杀操训练休息间隙，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。运动停止，寒冷即刻不分东南西北地表来。训练的累、天气的冷，董能龙在双重夹击中一鼓作气，不敢停歇。

战士张玉璞记住了班长的提醒：手如果沾了水，就不要碰铁器。对这句话，最初张玉璞并未放在心上。连队组织冬训，搭建帐篷训练时戴厚手套不方便，他就戴了薄一点的手套。雪粘在手套上化成水，再握帐篷的金属支撑架，结果手被牢牢粘住，动弹不得。

第一次在冬天站岗，不到半个小时，

上等兵周华健全身已经冻透，只能靠不停活动来缓解。他心想，军人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，天气再寒冷也要坚守好岗位。年初开训后，连队组织构筑掩体训练，土地硬度超乎想象。一躺下去，震得虎口生疼，可地上除了留下一个小白点，基本没什么变化。在这样的冻土上挖单兵掩体，对新兵来说确实是一种磨砺。夏天挖5个掩体用的时间，冬天只能挖一个。难怪班长说：“要想臂力好，掩体抡枪镐。”

发生在老班长身上的故事还有很多。一次，在零下40摄氏度、距离连队30多公里且没有手机信号的某地出勤时，巡逻车由于极寒天气影响，行驶过程中因怠速不稳而熄火。驾驶员翟志超通过排查发现车辆油路故障，经过排气、更换燃油滤清器等方法，成功启动车辆。因躺在雪地里修车，翟志超的耳垂又红又肿，手指、脚趾冻得发黑。返回后就医检查，医生说，如果再冻一阵儿就落下残疾了。翟志超不在乎自己已被冻伤，笑着说：“不怕，这才是边防军人最美的勋章。”

三

扛着钢钎走在寒气沁骨的江面上，迎面而来的寒风更显猖獗。班长一直对列兵那勤强调：“跟在我身后，不要随意乱走。”

“停！”班长手拿钢钎往厚实的竖冰刺去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想要凿透近一米的冰层着实需要一番蛮劲。那勤好奇地问班长为什么要凿冰，班长说，凿冰层是为了掌握冰层厚度，为开辟江道指明方向，便于后期江上执勤，保证人员、车辆安全。如果不进行冰层探测，就不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。听完班长的话，那勤明白，在寒冷的冬季进行江面执勤，任何细微的小事都要关注到，丝毫马虎不得。

从牡丹江入伍的那勤，听班长形容过

高原石

■王国洪 陈武斌

军旅点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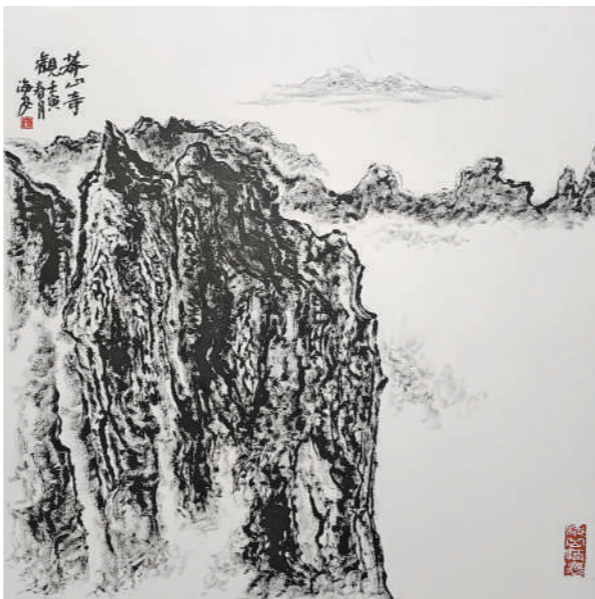
当高原的第一场雪飘过马泉河畔，经历了烈日暴晒和风沙打磨，蛰伏了整整两个季节的石头开始在哨所活跃起来。

正值周末，一大早，哨所官兵便对照早先设计好的图案，将五颜六色的颜料涂在晾晒风干好的石头上。经过用心描绘，普通的高原石与鲜亮的颜料碰撞出一幅幅内容丰富、惟妙惟肖的石头画。“有了石头画，哨所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美丽的鲜花！”上等兵农盛捧着自己刚画完的石头画，开心地说。画的内容，是一株在风雪中绽放的雪莲花。

昆木加在藏语中的意思是“鲜花盛开的天堂”。它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，平均海拔超过4900米，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常年弥漫着荒凉的气息。植被稀少，鲜有人烟，辽阔的荒原被漫无边际的土黄色沙石所覆盖。昆木加哨所哨楼上的迷彩喷涂、湛蓝色的屋顶、淡黄色的墙面……富有生机的颜色让这片无人区充满希望。

高原上，石头最为常见。当地人坚信石头是灵魂沟通的桥梁，将大小不等的石头堆叠成玛尼堆。玛尼堆，藏语称作“朵帮”，意思是垒起来的石头，有镇邪驱灾的意思。千百年来，石头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愿望与对自然最崇高的敬意。

在边防官兵的手中，冰冷的高原石多了一份“家国”的温度。



莽山奇观（中国画）

陈海安作

一瓣心香

11月的一天，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友谊社区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，通知我去取退役军人优待证。挂断电话，我的内心深处泛起涟漪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当天下午，我冒着毛毛细雨来到指定地点。门口排着长队，看着人群中熟悉或陌生的身影，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——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。

我终于拿到它。鲜红的卡片伴着油印味，黑色的字体刚劲有力，轻抚着我的服役年限是35年8个月。标注抚摩上面的照片，我的思绪飘向20世纪70年代。

那是1970年的冬天，雪花飞舞。一天，同学王庆胜告诉我，征兵开始了。我当即拽着他蹭过雪地去找大队民兵营长吴正国报名。我们表明来意，吴营长递上热茶，开始听我们介绍各自情况。窗外，雪地上几行不深不浅的脚印渐渐消失。因为我刚满16周岁，填推荐表时，吴营长有些犹豫。我急了，红红的双眼滴下两道晶莹的线珠：“首长，我就想当兵。您放一万个心，我一定好好训练。别看我年纪小，小兵张嘎也不把鬼子唬得团团转嘛，我要为国家作贡献哩。”说完，我翻了两个跟头，在墙边倒立。吴营长最终同意了。

没几日，大队通知我们去体检。因为要进行血常规检查，头天晚上我们便赶到体检站。那晚，空教室的地上铺满稻草，我们和衣睡在稻草上面，并不感到寒冷，心中热潮涌动——因为离当兵更近了一步。

当时，最令我担心的有两项检查。一是视力。因双眼轻微近视，为了能过关，我找来一张视力表，从0.8那一行往下看，一遍又一遍地默写、背记上面的符号。体检时，医生“乱点一通”，我一紧张就把背记的内容忘了，只好瞪大眼睛辨认，勉强过了关。再就是体重。我体重只有80多斤，合格标准是90斤。无奈，进站体检前，我匆忙啃了几个生山芋，喝了一大茶缸水。当我站在体重秤上，医生看着我的气蛤蟆肚子，朝我笑起来……

体检过关了，接下来就是政审、定兵。那年，我们大队有9个人体检合格，定兵的时候，只有7个名额，我和王庆胜双双落选。

那阵子，我与王庆胜同病相怜，寝食不安，整天愁眉苦脸泡在一起，眼巴巴地望着大队部门口。一天，我们终于等来“奇迹”：一个人临走前突发胸闷，细检查发现心脏长了个东西，走不成了，于是空出一个名额。我和王庆胜都想当兵，各自写了决心书，壮着胆子找到部队来接兵的指导员吴绍法、排长尚成斌。王庆胜能写一手好字，吴指导员对他不禁多了几分赞许。转而，吴指导员捏捏我瘦小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年龄小，以后还有机会。多吃点，长结实些再来，部队随时欢迎。”一瓢凉水把我浇得透心凉。王庆胜踏上军列，说在军营等

同一片夜空下

■梁文博 睿豪

10月9日，军嫂韩鹏丽入职新疆伊犁友谊医院整整5个月。这一天，她在闲聊中得知，同事吴晓焱也是军嫂，和她一样千里迢迢为爱来到边疆。“能够过来多陪陪他，多陪陪孩子，虽然辛苦，一切都值得。”吴晓焱说的每个字都敲在韩鹏丽的心坎上。韩鹏丽感叹：“原来每个军嫂都一样。那句话说来着：选择军人，就是选择付出。”

韩鹏丽选择的这名军人叫杨晋杰，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一名老兵。两人是初中同学。2013年，杨晋杰穿上军装，成为一名边防战士。韩鹏丽看到杨晋杰身着迷彩、胸戴大红花的照片，突然觉得这个同学“挺精神，挺帅气”。雪后初晴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哨且增列珠办公桌的石头画上。看到自己给即将来队妻子准备的特殊礼物，他的嘴角不自觉上扬起来。

2017年，因与任务冲突，杨晋杰原本定好的休假日程一拖再拖。韩鹏丽内心失落，萌生了去边防找杨晋杰的念头：“他回不来，我可以过去啊。”爱情给她插上了翅膀。对没有出过远门的韩鹏丽而言，3000公里也不觉得远。为了给杨晋杰过生日，她特地带上自己亲手做的生日蛋糕上了火车。蛋糕的香气环绕着自己，韩鹏丽什么都不怕。

46小时后，韩鹏丽带着蛋糕到达杨晋杰所在部队驻地附近。然而，一路憧憬着重逢的韩鹏丽到了目的地才知道，杨晋杰所在连队正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，一时半会儿抽不出身来。韩鹏丽找了家旅馆，住下来等他。没承想，一等就是3天。

那天，杨晋杰匆忙赶到火车站送别。看着眼前面庞黝黑、气喘吁吁的心上人，韩鹏丽满肚子的委屈变成了一句“我想你了”。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已

那年去当兵

■刘加莹

我。我点点头，发誓来年一定要当兵。

后来几天，校长、老师还有大队干部多次登门安慰我，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过阵子要推荐一名优秀学生上县师范学校，我有很大希望。我对他们说：“让别人去吧，我就想当兵。”再后来，在县里工作的大哥告诉我，上要招一批人去地质队。言下之意让我去当工人。我对大哥说：“让别人去吧，我就想当兵。”期间，很多亲朋好友劝我：“别犯傻了，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当教师，到了地质队就是工人，这可是‘跳出农门’的好机会，比当兵强多了。”我还是那句话：“让别人去吧，我就想当兵。”

当兵，一直是我的向往。打记事起，我无数次梦见自己穿上了军装。首战失利后，我开始一顿饭吃俩馒头，主动劳动，割猪草、放牛、看羊，积极利用空闲时间学习，渐渐地身体结实了，大家叫我“小铁牛”。后来，我如愿收到入伍通知书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。令我魂牵梦萦的军装，如愿成了大半辈子……

现在，我紧紧攥着这张小小的卡片，双眼噙满泪水。起身准备走时，一旁的小男孩突然给我递上几张纸，并向我敬了个礼，笑着跑开了。我不期望能获得多少物质上的优待，有这么多年组织的培养和教育，有党和人民给予的这份荣耀，足矣。

经变质了。46小时车程，72小时等待，最终只换来在车站前短短半个小时的互诉衷肠。

在返回的火车上，韩鹏丽强忍泪水，给杨晋杰发去一句话。这既是对他的告白，更是给自己的鼓励：“我理解你的身不由己。只要和爱的人在一起，前方路途再坎坷也没关系。”

2021年6月，两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受工作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他们只邀请几位亲朋好友一起吃了顿饭，算是礼成。为此，杨晋杰愧疚地表示，以后一定给韩鹏丽补办一场婚礼。没办法日日陪伴，他只能在休假的时候加倍补偿：家里大活小活都由他一人承包，从不让韩鹏丽上手。

今年年初，为了让丈夫安心戍边，韩鹏丽毅然辞掉老家的的工作，只身一人来到伊犁。出发前，她就开始通过网络找工作，最终顺利入职友谊医院。两人的距离由原来的3000公里缩短到100公里。韩鹏丽满心欢喜，期盼着周末终于可以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……

现实更荒凉些，好像北疆的寒风呼啸而至，吹散了韩鹏丽对爱情的美好幻想。虽然相隔不过100公里，但两人团聚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看着同事的男朋友经常过来送宵夜，看着别的情侣成双成对，韩鹏丽不免有些羡慕。但她愿意为了自己的选择，放弃这些花前月下。她从不把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跟杨晋杰讲，只报喜不报忧，全力支持丈夫坚守岗位。

又上完一夜夜班。回家路上，仰望头圆的满月，韩鹏丽随手拍下夜空的图片，发给杨晋杰，“虽然不常见面，但我们都在这个边疆小城。我和你，同在一样的夜空下。”

壮怀豪情凝诗魂

■刘金祥

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古代边塞诗的要义与核心。作为一种重要形式和体裁，边塞诗以其摹写边关战事、描绘异域风情、呈现苍凉景象，成为唐代诗歌史上荡气回肠的华彩篇章。“诗雄”岑参以刚劲奇伟的诗风，成为唐代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。

悠悠千余载，文脉贯长虹。岑参笔下的边塞诗笔调高亢、情感奔放、意蕴深湛，以雄健风格和阳刚气韵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。“火山五月行人少，看君马去疾如鸟。都护行营太白西，角声一动胡天晓。”“走马西来欲到天，辞家见月两回圆。今夜不知何处宿，平沙万里绝人烟。”“黑姓蕃王貂鼠裘，葡萄宫锦醉缠头。关西老将能苦战，七十行兵仍未休。”这3首边塞诗充盈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，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责任担当，凸显了诗人面对边关战事时内心奔涌的深挚感情和铿锵力量。

从诗歌美学风格来看，岑参的边塞诗大都律动着激昂磅礴的基调，以浪漫

文化视界